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鄉村的秋天

孫保明

鄉村的秋天分外明朗，有著她獨特的魅力，天空藍了，樹木與莊稼的葉子黃了。從初秋到秋末，鄉村裡處處碩果纍纍，四周洋溢著豐收的喜悅，一切景物彷彿都在貪婪地享受著醉人的秋意。

在溫柔的陽光下，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滿眼望見的到處都是絢麗斑斕的秋景。菜園裡，長著紫色的茄子，橘黃的南瓜，翠綠的豆角，淡紅色的番茄。

果園裡，一串串青、紅、褐、紫不同果色的葡萄掛滿了架，紅彤彤的棗兒爬滿了樹梢，成熟的柿子又大又圓，壓彎了枝頭，粉紅色的圓石榴笑開了口，露出晶瑩透亮的珍珠瑪瑙般的籽粒；田野裡，一排排站立的玉米棵像一個個懷孕的農婦，懷抱著胖胖的金黃色棒子，善良而又樸素，紅通通的高粱穗成熟了，像一團團高舉著的燃燒的火炬，大豆成熟了，飽滿的豆粒脹開了狹長的豆莢，彷彿要從豆莢裡跳出來歡迎這金色的秋天。

看高遠的晴空，鷹鷹展翅，鳥雀飛翔；聽周圍的村莊，牛哞羊咩，雞鳴犬吠；賞滿塘秋荷，魚戲水中，鵝鴨悠然。牧鞭的清脆和牧羊姑娘的歌聲一起飛揚，還有野鴨嘎嘎的叫聲，迴盪在洪河灣。

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從靠近河灘的農田里撿幾個玉米棒子，在河灘裡挖個溝，溝上橫兩、三根木棍，把玉米棒子放到上面，撿些柴禾在下面燒烤，快烤熟時便散發出醉人的清香，令人垂涎欲滴；到菜地裡拔幾個水靈靈的青蘿蔔，用清澈的河水沖一衝，咬一口，又甜又脆。

或者摘個青辣椒，燒幾塊紅薯，咬一口紅薯就一口辣椒，香辣又酥甜；或者拔一把結滿豆莢的豆棵放到火上燒一會兒，待豆莢燒熟後，你一捧，他一捧，我一捧，新鮮又美味；也可以去果園摘紅棗、柿子、葡萄、酥梨……

總而言之，在秋天，只要你來到鄉村，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夾雜著成熟的瓜果與花草的芳香，醉得你眉開眼笑，心兒都如蜜一般甜了。

這個時候，帶著絲絲涼意的綿綿秋雨，下得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的秋雨，成

熟的芝麻、大豆、玉米、高粱穗子見不到陽光，也會生芽，這是件讓農民很傷心的事情。太少的秋雨，滋潤不了收割後的莊稼地，土壤干澀，無法施肥耕耙。

深秋來了，天氣漸漸地轉涼。排列整齊的雁陣，在夕陽西下時金黃色的晚霞裡，鳴叫著，展翅往南飛去，收割後的田野裡一片空曠，菜地裡的大部分蔬菜都已罷園，一眼望去，儘是老藤枯葉。

果園裡失去了往日的繁榮碩果，顯得一片淒涼。但走進家家戶戶的院子，秋，仍然毫不遜色。一串串鮮紅的辣椒掛滿牆面，一堆堆南瓜與冬瓜擺滿了院子，一簇簇金黃的玉米棒堆得冒尖，待風乾之後再脫粒。村頭的曬場上也忙得不可開交：芝麻、花生、豆子、高粱……你佔一片，我佔一片，仰躺在光溜溜的場面上，飽滿地吸收著溫柔的陽光。

鄉村的秋天，絢麗斑斕的色彩，果實成熟時的味，就像一幅珍藏在歲月深處的油畫，蘊含著濃重的情感，適合遠觀與細品。讓樸實平淡的農民們心懷感恩，熱愛生活，懷揣著對豐收的希冀，一輩又一輩，幸福地生活下去。

聞書香自來

盧蒼羽

記得小學作文課，老師佈置了一個作業：尋找書香。那天我反覆捧書細嗅，卻什麼也沒聞出來。夜裡，母親給我講述了一個故事，小時候，母親和舅舅「最不對付」，連分糖吃都會吵起來的兄妹倆，每逢月初，卻總會大方的一起湊錢來購置新書，問起原因，母親說，分糖只有多與少的甜味，而共享書籍則會開啟無窮盡的頭腦風暴，畢竟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聽著母親津津樂道起她喜愛的書籍，我想：許是書頁無香字有香吧。

我家的書架一共三層，第一層是父親的「財富寶箱」，《炒股秘籍》《財富自由》蕩漾著海浪回捲礁石的味道，沖勇而淡泊。我常笑談這些書沒有教會父親裝鼓自己的錢袋子，實現個人的財富自由，而是教會父親將鈔票交至母親的錢袋子裡。父親的回應也是深刻：投資我自己不算本事，我看這些書是為了投資我們的家。

書架的第二層是我的「雜學天地」，內容簡單如「三字經」，深奧如「中國哲學史大綱」，更別說類型紛繁的雜誌、報紙，那早已堆積成山，每一處都充溢著春天的芬芳，輕輕推開白晝的門，讓清晨的光點亮玻璃窗，我最喜汲取書中的甘泉來灌溉創作的田野，偶然看到這麼一句：榜樣是看得見的哲理。我立馬掂起字詞大鍋，淬著創作的火，即刻揚一場釜底春風：濤聲是聽得到的遠方，牆土是摸得出的歷史時光。

書架第三層擺滿了母親的「簡言妙語」——線裝式唐詩宋詞。記憶中的午後，我和母親坐在走廊，聽著陣陣清風拂過重重山崗，風裡夾著點點聲韻吹著我成長，迭代的詩風，不變的聲韻，不過是母親身旁多了個愛聽詩詞的小男孩——母親的孫子，我的侄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稚嫩的嗓音一揚，小手一擺，腦袋一晃，侄兒的將進酒釀滿了童氣，再一品，又多了分江山多嬌人多情的書香氣。

聞書香自來，我嘗到的書香不一樣，它還有家的味道。

雲隙之光

李顯坤

秋日裡，一個日落時分，我站在泥火山頂，遠處的雲，壓迫在樹梢之上，卻似在我的腳下。獨山子的秋，從來不在雲端。

夕陽的光芒，透過雲層縫隙，金燦燦地灑向大地。這斜陽處的雲隙光，何其奪目。縱有風，也難斷那三千癡纏。彷彿整個秋季的精彩，一時匯聚于舞台中央，就要謝幕了。

雲的本質就是如此，殊姿異態不可狀，在變化中永生。

如果能讓你猜到了下一刻的意態，那就不是雲了。這是世間大多事物的特性，純然可遇而不可求。

我屏息而觀，這時的火燒雲，紅霞萬朵

百重衣，豈是一句美麗就可以概括。霞光燦爛，映照天際，一片又一片的彤紅的雲，顏色變化多端，形態氣象萬千。繪就了美麗的畫幅，襯托出了夢幻的色彩。在絢麗的過程中，晚霞始終都是悄然無聲的，以千般色彩烘托著夕陽的鮮紅，美麗又不失神秘。

這種聖潔的光束，唯美的意境，能為風景帶來一種神聖的靜謐感，讓人感到福至心靈。這樣的畫面，不是一點點銷魂，而是整個天空的壯闊，不覺入定。

這種光在西方國家被稱為耶穌光，或稱上帝之梯，是神聖、崇高、救贖的象徵。

因此西方的電影裡，便常有這樣的場景，當上帝降臨時，環繞于他的周圍，雲彩總會向下放射出無數條形光幕，十分神聖壯觀。但電影畢竟是虛擬的，不如我在現實中的所見。

記得一次在山中采蘑菇，晌午之時，似在完成一個約定，意料之中又遇雨。突然間烏雲翻滾，雨落如注，天地俱黑，俄而，陽光卻又穿透雲層，直射了下來。雲彷彿被凌亂地撕裂了開來，沒有一片雲再是規則的，光線便輕易從雲的縫隙間射下，由此形成了一條條光帶和一層層光幕。

稀薄的雲層之中，滲透出陽光特有的金黃色，與那些光帶組合起來，構成了一幅壯美的畫卷。片刻，雲在風裡飛，雲又聚攏，新一番急雨垂落。雲層雖然遮蔽著太陽，卻

終究不是那麼嚴實，反而使得天空的雲景更加完美。不見了太陽，雲薄之處只能見到光影，那場景真的就好像上帝即將降臨的前一刻，令人頓覺肅穆而神聖。不足半小時，風在雲裡隨，雲散盡，不由驚歎萬里晴天何處來？

其實雲隙光不一定在山間才能碰到，尋常的雨落之後，有時也能悄然看到雲隙光的蹤影。只是在山林裡，因霧氣多，比較容易出現天降神聖的景觀。而最快的捷徑，是在海邊，日落時分，雲層較為密集，多可見。

在巴音布魯克草原，東南風雲趕來之前，依稀尚存的燦爛的雲隙光，靜默地照射著這沉靜的大地，坦蕩厚重的地平線上，羊群追逐著所剩無幾的雲隙光投射在地面上的斑斑駁駁，一路歡叫。此時的聽覺，卻完全被水邊林中鳥兒們悅耳的啼鳴聲迷醉，已容不得一點雜音。

夜有時也撒謊，一時的黑暗，是皓月被厚厚的雲層遮住了。在黃島的海邊，我曾見過，其實月光也能產生雲隙光。

那天，我靜靜地佇立在泥火山頂，不覺站成了岸，凝視夕陽從容不迫地緩緩西沉。最後，在天際一點點地淡了去。內心一曲悠遠的歌，緩緩而起，縈繞在思緒的盡頭。真個是，「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這幅精美的油畫，滲透出的壯美綿延不絕，令人意猶未盡。

林志謙先生慨捐菲和統會五萬元

施副會長萬軫先生代表本會出席主席台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九月二十日下午七時隆重舉行慶祝該會成立第十五屆理事就職典禮。本會副會長林志謙先生榮膺該會理事長，本會副會長施萬軫受邀出席。

林志謙副會長事業有成、愛國愛鄉、熱心會務、眾望所歸，榮膺理事長。本會全體同仁向林志謙副會長致以誠摯與

熱烈的祝賀，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會務一定能蒸蒸日上，不斷創造佳績，為華社做出貢獻。

在慶典之際，林志謙副會長熱心公益，慨捐菲幣五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支持會務發展。此仁風義舉，殊堪讚許與褒揚，在此藉報端謹致謝忱。

永春同鄉總會 仙鄉陳氏

永春校友會聯合訂期慶中秋

菲律賓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親會、永春

縣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中秋佳節是中國民間重要的文化傳統節日，亦是合家歡聚的好日子，為了加強鄉僑間的聯絡，增進鄉誼。

菲律賓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親會、永春縣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聯合訂於二〇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座加佬富華兩海鮮酒家舉行壬寅年鄉僑中秋聯歡會，是日備有丰富的彩金抽獎及卡拉OK助興，同時校友會頒發優秀生獎學金，屆時敬希全體鄉僑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會，同慶中秋佳節。

「神筆馬良之父」：誰說中國沒有童話

中新社北京電 1955年，洪汛濤先生在第三期《新觀察》上發表了《神筆馬良》的故事。這則幾乎人人耳熟能詳的童話，至今仍在小學語文教科書中，啟蒙一代代孩童成長。

2022年9月22日，系洪汛濤先生逝世21週年。中新社「東西問」特發表洪汛濤之子洪畫千撰文，謹此紀念這位中國與世界的童話大師。

「神筆」何以「生花」

父親洪汛濤先生的童年在貧困和戰亂中度過。他上小學時物資非常匱乏，鋼筆是個稀罕物。誰的衣服口袋裡，插著一支閃亮的鋼筆，那是非常神氣的。他說：「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樣的筆，可是我沒有。」一次，他的叔父給了他一支舊鋼筆。雖然筆尖早已磨粗，筆桿也漏水，一寫字，中指的硬繭上全是墨水漬，若不小心還會把衣服的口袋也滴上墨水，可他仍然非常喜歡它。這隻鋼筆跟他走南闖北、四處流浪。

從小沒書看，但父親從書的目錄中知道了一些古今中外故事。他特別喜歡王冕的故事，王冕出身貧苦，白天一邊幫人放牛，一邊自學畫畫，晚上則到寺廟內的長明燈下讀書，最後成為能詩善文的學者。父親自己生活清苦，對這樣肯刻苦學習的苦孩子格外敬佩，並以他為榜樣，時時以此勉勵自己。

童年對於筆的執念使父親萌發心願，「要寫一部以筆為主線的故事。寫一個少年有一支神筆所發生的一切的故事。」

其實，「馬良」本叫「馮良」。「馮」取自我母親的姓氏。後因「馮良」讀起來不甚上口，父親便去掉偏旁兩點，改作「馬良」。

1959年，父親著、「大鬧天宮」導演萬籟天畫的《神筆》繪本，由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17年共發行358.6萬冊，創下出版史上

的奇跡。2019年，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淘洗，長江少兒出版社進行再版，喚起幾代人的童年回憶。

60餘年文學生涯，父親的創作總量高達五百餘萬字，題材涵蓋文學各個門類，一些作品被拍成電影，編入課文，譯成多國文字。

1955年，上海電影製片廠出品了木偶動畫片《神筆》，木偶片大師德恩卡的弟子靳夕任導演，父親任編劇。該片獲第八屆國際兒童影片節兒童娛樂片一等獎——這也是中國美術片第一次在國際上獲獎。

從《神筆》誕生到1986年，中國共有31部動畫片在各類國際電影節獲獎46次，《神筆》佔九分之一，為百年中國電影獲獎最多的一部。2017年6月，《神筆》代表中國美術片再次走出國門，參加了享有「動畫界奧斯卡」美譽的安納西國際動畫電影節中「向中國動畫致敬」的主題單元活動。

在上世紀的美術電影行業中，《神筆》位列世界頂尖梯隊。至今，它仍在國際美術片舞台上星光熠熠。

從童話到《童話學》

1982年夏，當時的文化部開始舉辦十期「兒童文學講習班」，每期都邀請父親一人專講童話，他的講課生動，反應熱烈，受到全國各地學員歡迎。

此時，父親已開始思考「童話的民族化」。

「民族化是童話創作中的重要問題，不要誤認為祇有民間童話才是民族化的，民族化不祇是一個形式問題。民族化是包括地理環境、民族的心理特徵、氣質、語言、習慣等等。」

「目前，阿童木成了我們中國社會生活的熱點人物，從電影、電視、戲劇，到報紙、雜誌、連環畫，以至於賓館的窗簾、飯店的桌布、孩子們的花衣裝上，無處不有他

的形象。這不是我們的光榮，而是我們的恥辱，是我們中國童話作家的恥辱。我們中國應該有自己的童話形象。一直由外國的童話形象佔領我們中國童話陣地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後來，不少省市的作家協會、相關大專院校等，都請父親去講童話的基礎理論與創作現狀，有的還把他的講話整理成冊，印發出去。其中難免有些文字與父親的原意相異，或因過簡而意思表達不清。

父親想，何不把自己的創作摺下一個時期，以講課記錄為基礎，寫一部童話理論著作？

1986年，「面壁三年」，三易其稿，50萬字的理論著作《童話學》終於寫就。論、史、評三部分，佔全書六分之五的篇幅，文中彙集大量史料，併介紹、論述了許多中外古今著名童話作家和作品。

為梳理童話發展的脈絡，勾勒出中國現當代童話發展的軌跡，父親又閱讀研究了大量現代作品與新作。

他在寫《童話學》的同時，把讀到的好作品，先後編輯成《中國童話界·低幼童話選》《童話十家》《中國古代童話故事》《中國童話界·新時期童話選》《中國童話界·中篇童話選》等專著出版。

有人主張「童話外來」說，把中國童話說成是「五四」前後從國外傳過來的舶來品。父親在《童話學》一書中憤懣回擊：「我們要談中國的童話的歷史，我們決不可把它說成是有了『童話』這個名稱以後，中國才開始有童話……世界上的萬物，總是先有名，然後有物的……正如『空氣』這個名詞，說不定也是近代才有的，說不定也是外國傳過來的；但是，總不能說，我們中國古代沒有空氣，是從外國傳過來這個名詞以後，中國才有空氣的。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通

的。」

書中還專設章節介紹了葉聖陶、張天翼、嚴文井、陳伯吹、賀宜、金近、包蕾這些前輩童話作家披荊斬棘的創作歷程。書中稱葉聖陶「是一位童話前驅，一位童話偉人」，稱張天翼的文字語言「在童話作家中是獨異的一家」，認為讀嚴文井的童話「像喝一杯上等的綠茶，沁人喉嚨，久久不散」，讚佩陳伯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兒童文學作家」，讚美賀宜「是一個把童話舉在頭頂上的巨人」，推崇金近的作品風格「樸實，文如其人」，剖析包蕾作品的特色源于其「曾經在影劇創作上作出成就」。

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高洪波認為，在中國兒童文學領域，父親將創作實踐和理論研究進行了很好結合。「在當時那個時代，對童話這一文體進行系統論述，洪汛濤可稱第一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兒童文學作家。」

1988年11月20日，《童話學》和《童話十家》獲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全國首屆兒童文學理論獎」專著獎。父親後期的童話代表作《狼毫筆的來歷》，1988年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1980-1985年）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說中國童話的原創能力弱于國外，說到底還是文化自信的問題。馬來西亞作家年紅稱：「丹麥的安徒生，瑞典的林格倫……都曾經為全球的孩子寫動人的童話。在中國，葉聖陶、洪汛濤……也為世界上的兒童留下許多百讀不厭的童話。」

中國童話走過風風雨雨、承上啟下的百年，湧現出大批名家名作。正如《神筆馬良》，撕下時間標籤，打破空間藩籬，常「繪」常新，讓世界感受到生發于中國的童話的脈動。

這何嘗不是通過有趣的故事展現了閃亮的、永久的人類之心？

